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 喜欢的悬念故事

李占涛 / 编译



| 暴露
的密码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暴露的密码

李占涛/编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露的密码/李占涛编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9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ISBN 7-5008-2617-6

I. 暴…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98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0 千字

印 张: 84

定 价: 108.00(全六册)

063986

前 言

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是当代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悬念大师”。他一生导演和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短剧。

希区柯克1899年生于伦敦，1925年开始独立执导影视。1939年应邀到好莱坞，第二年拍摄了电影《蝴蝶梦》，获该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金像奖，从此定居美国直至1980年逝世。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了表彰希区柯克对电影艺术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并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推理性，而其结尾往往出人意料，给人以惊新的感觉。作为大师级的人物，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毫不留情地剖析社会，给人对社会以清新的认识，让你感到，在他的眼里，是另一个世界。而他作品中的人物，有变态的、有温驯的、有冷静的、有偏执的，不管是哪一种，他的人物刻画总是通过夸张的动作、语言、作为，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

希区柯克的作品构思巧妙，结构新颖，令人拍案叫绝；其叙述的故事惊险刺激，悬念强烈，结局总是让你意想不到。为了更好地展现希区柯克的悬念天才，让中国观众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悬念大师的艺术成就，本书精编了希区柯克的部分影视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相信一定能引起广泛的兴趣。

目 录

一个谨慎的杀手	(1)
意外	(11)
逍遥法外	(19)
挑战	(26)
第三个电话	(32)
寻找米力肯大街	(39)
最后一搏	(64)
假发匠之死	(75)
多此一举	(86)
窗	(99)
解脱	(136)
兄弟情谊	(141)
冬季逃亡	(153)
花生仁儿	(164)
邂逅	(171)
伦敦的夜游神	(181)
暴露的密码	(200)
甜蜜夫妻	(207)
罗宾汉的故事	(211)
科拉的突袭	(227)
两伙伴	(237)
深固疑云	(252)
出存清货	(273)
一杯草药茶	(278)
女人的直觉	(287)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月圆之夜·····	(299)
人类的天性·····	(314)
梦的启示·····	(323)
少女和逃犯·····	(331)
潜伏在身后的老虎·····	(340)
死里逃生·····	(361)
两难的举认·····	(374)
窃贼·····	(387)
小巫见大巫·····	(401)
北非的黄昏·····	(410)
二比一·····	(418)
醉鬼·····	(428)
女人的阴谋·····	(435)

一个谨慎的杀手

乔·罗塞蒂是一家餐馆的老板，他的餐馆位于纽约第四十六街，公园大道附近，很像一座石屋。

夏季的一个夜晚，有个叫李·科斯塔的人来到餐馆，然后在靠近卫生间的通道里站了一会儿，等到领班过来后，科斯塔走上前说：

“我找乔·罗塞蒂。”科斯塔说。

“你是谁？”

“你跟他说推销保险的人来了。”

“没有名字？”

“你告诉他。他就会明白的。”

“你先在酒吧等一会儿，好吗？”

科斯塔走到衣帽间，脱掉了外衣。他正准备去酒吧时，被一个魁梧的侍者挡住了。“过来吧。”他说，“我把你带上楼。”他冲着房间角落里的一部旧电梯指了一下。

罗塞蒂的房间在四楼，这里的一层只住着他一户。侍者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接下来他们来到一间大客厅，客厅里摆放着一些古董，房间布置得虽然朴素但却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一个矮胖子站在房间的走道上，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科斯塔。

“我就是乔·罗塞蒂。”他说，他带着意大利口音。他没有走过去与科斯塔握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头微微歪向一侧，皱着眉头。

“哦，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他说，“进来。坐吧。你也坐，齐格。”他推开里屋的门，让科斯塔和他的向导走进去。“夫人，认

识一下李·科斯塔。”他说。房间对面一个小女人抬起头，盯着科斯塔的眼睛，打量着他的脸。她叹了口气，这声音在宁静的房间中显得很响。“就是他？”她说。

罗塞蒂轻轻点了一下头。她收起手中的针线活，盯着科斯塔看了一会儿。“罗塞蒂，你有什么事赶快忙吧，办完事我们就吃饭。”她边说边走出房间。

齐格站起来，冲着科斯塔瞪了一眼。“这家伙是来找你麻烦的？”他问罗塞蒂。

罗塞蒂没有吭声，轻轻摇了摇头。

“我就是来给他找麻烦的，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科斯塔听了齐格的话生气地说道。

“如果那样，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那个大块头，朝他迈出了一步。

科斯塔转向罗塞蒂，“最好把你的猿猴锁起来。”他和颜悦色地转脸看着齐格，“没有你的事，你到一边去，齐格。”他平静地说。

齐格伸手向他冲过来，想要抓科斯塔的衣领，把他揪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当齐格俯下身时，科斯塔迅速飞出双脚，正踢在他的裆中，痛得他哇哇大叫，弯下腰。科斯塔走过来，一脚把他踢到地上。“实在抱歉，罗塞蒂先生，这是他自找的。”科斯塔说。

罗塞蒂从桌子上探过身，看着在地上扭动的大个子。“你的动作真快。”他说，“快得像蛇。”

“你有你的特长，罗塞蒂先生，我有我的。”

“你不担心他会杀了你吗？”罗塞蒂说。

科斯塔摇摇头。“不，他不会的，罗塞蒂先生。他会下楼调酒去的，是吗，齐格？”

齐格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像乌龟一样费力地转过头，看着科斯塔微笑的脸庞。

“下一次，我会对你温柔点的。”科斯塔说。

齐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出房间。

“罗塞蒂先生，为什么让齐格在这里？”科斯塔问。

“我害怕。”

“你害怕我吗？我是一个职业杀手。付钱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严格遵守这一行的规矩。”

罗塞蒂有些不安地坐回椅子中。

“你不用害怕，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我们共同的朋友说最近碰上一件麻烦事。是这样的吗？”

“我的确有一件麻烦事。这也是我找你来的目的。”

“说出他的名字来，罗塞蒂先生。”

“他的名字叫巴克斯特，罗伊·巴克斯特。”

“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可以付给他钱。”

“这种办法对敲诈者一般没什么用。”科斯塔说。

“你已经知道这事了？”

“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讲有个人想敲诈你。”罗塞蒂没有吱声。

“说吧，罗塞蒂先生，你可以信任我。”

罗塞蒂扭过脸，他的脸在抽动。“很久以前，我杀了一个人，被巴克斯特知道了这件事。他想跟我要钱，我了解他，他这种人，如果我付钱给他的话，他会一直要下去，所以我就请我们的朋友帮忙。我曾经帮过他大忙，为了回报我，现在他把你推荐给我。”

“你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吗？”

“她知道，但她不会说出去的。”

“另外还有什么人知道我吗？”

“没有别人知道，只有我、我妻子和我们的朋友。”罗塞蒂伸手到抽屉里。“这是有关巴克斯特的资料，他的家庭地址，他从事的生意，还有一张照片。”

“他是做什么的？”科斯塔瞥了一眼那些资料。

“他是一个律师，或者说他自称是一个律师。我不知道他怎么赚钱的。他应该有他的生财之道。”

“那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敲诈你呢？”

“这我弄不清楚，可能他日常费用很高，钱不够用。”

“我的费用也很高。”科斯塔说。

“我知道，我付得起。”

“我们的朋友说给你批发价。”科斯塔冲他微微一笑，“你付得起五千元吗？”

“付得起。这和巴克斯特的要价相比，便宜多了。”

“他给你多长时间？”

“他说他给我两星期时间筹集两万五千元。过时不办的话，他就向警察报告。”

科斯塔站起身，把那资料折起来，放进口袋。“我去侦查一下地形，然后告诉你结果。”科斯塔的眼睛落到壁炉上挂着的一幅海鱼画上。“你很紧张。”他说，“为什么你不去钓鱼呢？”

罗塞蒂苦笑了一下。“我？”他说，“整个夏天，我每个周末都去钓鱼，和我妻子一起。我们有一艘小船。我们生活得很平静，管理餐馆、钓鱼。突然，我接到那个巴克斯特的一个电话。我不钓鱼了，我不管餐馆的事了，整天焦虑不安。”

“我会尽力而为的，罗塞蒂先生。也许不久你就又可以钓鱼了。”

科斯塔离开了里屋，当他经过客厅时，高兴地冲罗塞蒂太太点点头。她抬起头，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你吃饭了吗？”她问。

“还没有。”

“到楼下和我们一起用餐吧。”她走到里屋门口，“罗塞蒂，一起吃饭去吧。”

他走出来。“你们吃去吧。”他说，“我等会再吃，我需要睡一会儿。”

“把被子盖好，罗塞蒂。”她说。

他们在餐馆的一个车厢座坐下。吃饭时，矮小的女人只说了几句话。最后，当咖啡送上来时，她抬头看着他。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她说；“孩子他爹很害怕。”

“你害怕吗？”科斯塔问。

“我？不，我一点也不怕，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战斗。这种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我懂这个道理。”

“别担心。我会非常小心的。”

“你千万要当心，这种事必须要小心点，不能大意。”

“不要担心，罗塞蒂太太。”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你没有穿大衣吗？”

“有。我的大衣在衣帽间。”

“你穿厚点，别着凉了。”她说。

她的黑眼睛一直盯着他，直到他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侦察地形。巴克斯特的办公室位于五十街的一栋大楼中。科斯塔九点前到达那里，混在上班的人群中进了大楼。他来到十一层走廊尽头，从那里可以看到巴克斯特的办公室。这里人来人往，每个电梯里都有一个开电梯的，很难进行暗杀。

巴克斯特九点三十分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个子矮矮的、身材很胖，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科斯塔称自己是办公室用品公司的推销员，走进办公室递给巴克斯特的秘书一张名片，秘书对他说巴克斯特对现有的办公设备很满意不想购置新的设备，科斯塔彬彬有礼地向秘书道谢，并趁机观看了办公室里的一切布局，然后他离开了。当他乘电梯离开时，不满地摇着头。

那天下午，他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去了康涅狄格州，他来到一家离巴克斯特家很近的中介公司。公司人员带着他穿过那个地区，一路上大谈住在这里的好处。恰好，就在巴克斯特家附近，就有一栋他颇感兴趣待售的空房子。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公司人员去了那里，他趁机仔细地观察了这个房子。这是一排六栋房子，巴克斯特是最顶头的那栋，周围都是用砖头垒起的高墙。科斯塔停下脚，仔

细地打量着那栋房子。门口的铁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狗咬”的字样。院子里有一条大狗，一看到人就汪汪叫个不停。

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科斯塔告诉公司人员说，他叫泽维勒，从俄亥俄州来到这里，他的妻子很快就会过来，他们将买下这栋房子。在交谈中，他得知这里其他住户情况，其中包括巴克斯特。他知道，巴克斯特是个鳏夫，独自住在那栋房子里，白天有一对瑞士夫妇照看着他的起居，但他们不在这里过夜。

六点钟，才回到了罗塞蒂餐馆，坐在他们客厅里，罗塞蒂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他的妻子坐在沙发里织毛衣。

科斯塔看看女人，又看看罗塞蒂，“我想和你们谈谈。”他说，“暗杀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我不放心的就是……”

“你不放心什么呢？”

“我要求有点保证。”科斯塔说。

罗塞蒂探过身子，“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如果我得不到帮助，那我就打算不干了，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罗塞蒂太太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你要把话说明白的。”她说。

“我不想在他办公室干，那里人很多。我要在他家里干，且我不会开车去那里。”

他停了一下。

“那么怎么办？”罗塞蒂说。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钓鱼。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去把他干掉，这样你们也就参与进来，以后咱们谁都不会去出卖谁的了。”

罗塞蒂转向太太说：“夫人，你觉得如何？”

她注视了一会科斯塔，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我觉得不错。”她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他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的。”

罗塞蒂又转向科斯塔。

“我们如何做呢？”罗塞蒂问道。

“你星期六早上，到城市岛码头接我。在那里你先给船加油，我会在加油时候上船。”科斯塔站起来，准备离开。“上了船我就会告诉你去哪儿。其他事情我自己来办好了。”

“记着穿得厚一点儿。”罗塞蒂太太说，“别着凉了。”

到了星期六早晨，科斯塔来到码头。混在人群中。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他远远地看见罗塞蒂开着一艘机动船，向码头靠了过来。然后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偷偷地上了船，进入了驾驶室。几分钟后，他们向康涅狄格州海岸驶去，船由罗塞蒂开着。科斯塔站在他身旁。罗塞蒂太太坐在一张椅子上织毛衣。

下午，他们把船靠在半岛顶头一个隐蔽地方，巴克斯特的房子就在半岛上。

“现在准备干什么了？”罗塞蒂紧张地问道。

“吃饭，钓鱼，先痛快地玩一玩。”科斯塔说。

“你饿了？”太太问道。

“有点儿。”

“好吧，我来给你们做饭。你和罗塞蒂去钓鱼。”

六点钟。她站在下面的驾驶室门口叫他们。“快下来吧，饭已经做好了。”

罗塞蒂吃饭时有些紧张，不时地看着科斯塔。他的太太忙着给他们用勺盛着饭。

饭后，科斯塔在舱里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后发现罗塞蒂询问地看着他。“我要去游泳。”他说。

罗塞蒂太太用手指了指他的后背说：“你小心点。”

他冲她一笑，“知道了，我一向都很小心。我是个很谨慎的人。”

他走进了驾驶室，几分钟后，穿着游泳衣出来了，手里拿着潜水设备。他站在船头，把一切游泳的东西穿好，轻轻地潜入了水中。他检查了绑在上身的小袋，用手摸了摸放在腰间的皮手套，慢

慢地向岸上游去。他的熟悉动作使他很不费力地穿过了黑色海水。

三十分钟后，他在距巴克斯特家码头几十米的地方停下，然后慢慢地漂了过去。直到他的脚能踩到地。他拿出那个小袋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块肉，小心地不让他沾上水。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紧接着就听到了狗过来的脚步声。狗汪汪地叫着，打破了海边的宁静。他小心地把那块肉扔到了狗的旁边，然后又埋头潜回了水中。岸上没有人发现他的一举一动。狗叫的声音越来越响。

一会儿之后，巴克斯特穿着睡衣出来了。拿着手电筒。他仔细地观察了一遍院子，然后大声命令狗别叫。

科斯塔在等着。

巴克斯特回到房间后，狗绕着码头不停地嗅来嗅去，然后就把精力转向了那块肉。科斯塔看到了狗吠吠地都把那肉吃下了肚。一会儿就听到那狗发出了痛苦的吠吠声，爪子用力地在土地上抓着。当声音停止后，他才漂过去，又轻轻地吹一声口哨，确定狗的确是死了才小心地抬起头。科斯塔摘下潜水镜和脚蹼。把狗尸体拖到了阴影里，他耐心地等了半小时，看到仆人们出去，上了一辆汽车。他们开出去后，大门又自动地关上了。科斯塔看着他们完全离开后，才脱下所有潜水设备，悄悄地来到门廊前。他悄无声息地翻过栏杆，趴在门廊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十分钟后，又继续前进。他套上了特制手套，爬到了百叶窗下。窗户是开着的。两分钟后，他就站在了入睡的巴克斯特床前。科斯塔两脚站稳，双手用力扼住巴克斯特的脖子。科斯塔扼了很长时间后，他松开手。然后摘下手套，摸了摸床上尸体有没有脉搏。他很满意地发现，巴克斯特确实是死了。于是他又戴上手套，从原路退出。

在水边码头上，他重新穿上潜水装备，把狗的尸体拖过来，扔在水里。他估摸了一下船的方向，然后轻轻地游了过去。当他靠近那条船时，他清楚地看到罗塞蒂夫妇正坐在船尾交谈什么。

“是科斯塔吗？”罗塞蒂喊道。

“是我。”科斯塔答道。他抓住船边，先把潜水镜递给他们，爬

上船尾，正上到了罗塞蒂夫妇的脚边。“干完了。”他说。

罗塞蒂太太看着他，她的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让人难以琢磨。

“没有什么麻烦吧？”

“没有。”

“快脱了这湿衣服，你会被冻死的。”

科斯塔进入舱里，脱下了橡皮上衣。擦干了头发，又穿上了原来衣裤，回到了他们夫妇身边。

罗塞蒂太太坐在椅子上，她的双手还在织着她那永远都织不完的毛衣。而罗塞蒂不知何时从哪儿拿来了一瓶葡萄酒。“来，我们庆祝一番。”他边说着，边分别倒了三杯酒。

他们一同干了杯。罗塞蒂太太盯着科斯塔的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对吗？”她说。

“非常顺利，没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也不会有人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除了你们和我。”

“你是用枪干掉他的？”罗塞蒂问道。

“我不用枪，这就足够了。”他边说边举起一只手，指指手掌坚硬的边缘。

罗塞蒂站起了身子，向船舱门口走去。“我很累。夫人。”

她看了看他，脸上充满了关注之情。“注意盖好被子，睡个好觉。”她转向科斯塔。“科斯塔先生，你大概也累了吧，也去睡个觉吧。”

科斯塔站了起来，打了个哈欠，走到船边，“这夜色很美，对吗？”他微笑着对她说道。

“很美。”她说，她小心地从毛衣底下抽出了一把微小手枪。“的确是个很美的夜晚。”

她朝着他的心口开了几枪。科斯塔被突如其来的几枪打得从栏杆上翻了过去，落下了水中。她手里握着枪，站在船头上向下看了看海水。尸体也很快地被潮水卷走了。

“现在该干些什么了，夫人？”罗塞蒂从船舱的门里伸出个头来说道。

她严肃地转了个身。“什么也不用干。”她甩起了胳膊把手枪投到了离她的船很远的地方。“盖好被子，孩子他爹，千万别凉着了。”